

季羨林：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



季羨林(1911年8月6日-2009年7月11日),国学大师、学界泰斗,北京大学终身教授,与饶宗颐并称为“南饶北季”。精通12国语言,通晓14门学科,在梵语、吐蕃语等领域的造诣少有人企及;其著作汇编成《季羨林文集》,共24卷。

我是一个最枯燥乏味的人,枯燥到什么嗜好都没有。我自比是一棵只有枝干并无绿叶更无花朵的树。

如果读书也能算是一个嗜好的话,我的唯一嗜好就是读书。

我读的书可谓多而杂,经史子集都涉猎过一点,但极肤浅。小学、中学阶段,最爱读的是“闲书”(没有用的书,比如《彭公案》《施公案》《济公传》《三侠五义》《小五义》《东周列国志》《说岳》《说唐》等),读得如醉似痴。《红楼梦》等古典小说是以后才读的。读这样的书是坏是好呢?从我叔父眼中来看,是坏。但是,我却认为是好,至少在写作方面是有帮助的。

至于哪几部书对我影响最大,几十年来我一贯认为是两位大师的著作:在德国是海因里希·吕德斯,我老师的老师;在中国是陈寅恪先生。两个人都是考据大师,方法缜密到神奇的程度。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个人兴趣之所在。我禀性板滞,不喜欢玄之又玄的哲学。我喜欢能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,而考据正合吾意。

吕德斯是世界公认的梵学大师,研究范围颇广,对印度古代碑铭有独到深入的研究。印度每有新碑铭发现而又无法读通时,大家就说:“到德国找吕德斯去!”可见吕德斯权威之高。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《摩诃婆罗多》从核心部分起,滚雪球似的一直滚到后来成型的大书,其间共经历了七八百年。谁都知道其中有不少层次,但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。弄清层次问题的又是吕德斯。在佛教研究方面,他主张有一个“原始佛典”,是用古代半摩揭陀语写成的。我认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:欧美一些学者不同意,又拿不出可信的证据。吕德斯著作极多,中短篇论文集为《古代印度语文论丛》。这是我一生受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。这书对别人来说可能是极为枯燥的,对我来说却是一本极为有味、极有灵感的书,读之如饮醍醐。

在中国,影响我最大的书是陈寅恪先生的著作,特别是《寒柳堂集》《金明馆丛稿》。寅恪先生的考据方法同吕德斯先生基本上是一致的,不说空话,无证不信,两人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我常想,寅恪先生从一个不大的切入口切

入,如剥春笋,每剥一层,都是信而有征,让你非跟着他走不行,剥到最后,露出核心,也就是得到结论,让你恍然大悟:原来如此,你没有法子不信服。寅恪先生考证不避琐细,但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,小中见大,其中往往含着极大的问题。比如,他考证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。这个问题确极猥琐,不登大雅之堂。无怪一个学者说:这太微不足道了。焉知寅恪先生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。他是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,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,由小及大,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。看来这位说那样话的学者是根本不懂历史的。

在一次闲谈时,寅恪先生问我《梁高僧传》卷九《佛图澄传》中载有铃铛的声音“秀支替戾冈,仆谷劬秃当”是哪一种语言?原文说是羯语,不知何所指?我到今天也回答不出来。由此可见寅恪先生读书之细心、注意之广泛。他学风谨严,著作中到处可以给人以启发。读他的文章,简直是一种最高的享受。读到兴会淋漓时,真想浮一大白。

中德这两位大师有师徒关系,寅恪先生曾受学于吕德斯先生。吕德斯生平致力于Molnavarga之研究,几十年来批注不断。二战时手稿被毁。寅恪先生生平致力于读《世说新语》,几十年来眉注累累。日寇入侵,逃往云南,此书丢失于越南。假如这两部书能流传下来,对梵学、国学将是无比重要之贡献。然而先后毁失,为之奈何!(本文选自《风雨雨一百年:季羨林唯一亲定自选集》)

一睹为快

桑贝《童年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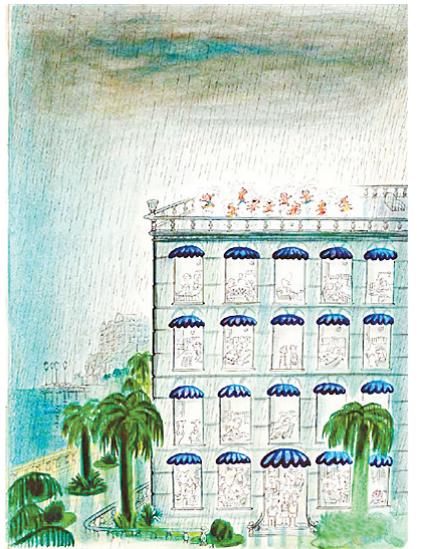
他是漫画形象“尼古拉”之父,风靡全球的《小淘气尼古拉》销量达1500万册;他是台湾画家几米的偶像,后者赞美其作品“呈现出一种世故圆融的法式幽默”。他就是法国国宝级插画大师让·雅克·桑贝。桑贝的画作曾被制作成法国官方发行的纪念币,被法国文化部长用来作为新年贺卡。最近,桑贝系列《童年》《桑贝在纽约》引进面世。

1932年桑贝出生在波尔多,因家境贫困,桑贝中学毕业后就进入社会,打工贴补家用。他利用业余时间拼命磨练画技。桑贝的画,尽管看起来简单,却藏着淡淡的幽默、暖暖的关怀。《童年》收录了桑贝上百幅以童年为主题创作的漫画,他将童年的不悦轻描淡写,以一个顽皮开朗的儿童视角去看待、甚至是戏谑地对待成人世界。在这些简单明快的插图中,自行车、音乐、舞蹈、沙滩、树是常见的元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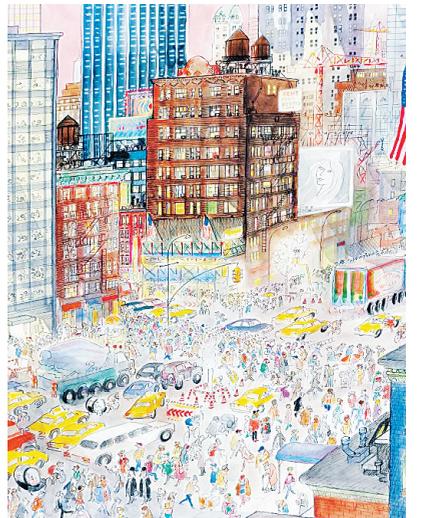
晚综



漫画形象“小淘气尼古拉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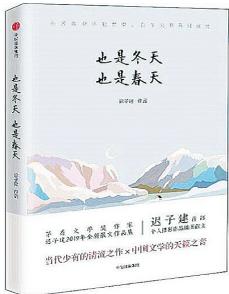
《童年》插图。



《童年》插图。

名家新作

迟子建《也是冬天,也是春天》



《也是冬天,也是春天》
迟子建著
中信出版集团

近日,著名作家迟子建的散文新书《也是冬天,也是春天》出版。

《也是冬天,也是春天》是迟子建近十年来的散文新作合集,全书共分五章,所选篇目既有《雪山的长夜》《我的世界下雪了》《灯祭》等人们熟知的名篇,也有《好时光悄悄溜走》《必要的丧失》《论谦卑》等意味深浓的散文。其中《一个作家应该感谢什么》《父亲的肖像》等文均是首次出版面世。同时本书中还加入了诸多作者拍摄的摄影图片,因此本书也是迟子建首部摄影插图散文集。

迟子建的散文作品在中国文坛极具代表性,文章常年入选初高中生语文教材以及中高考语文阅读理解。如《朗读者》栏目中收录的迟子建《泥泞》所传递的“雪诞生了寂静、单

相关链接

迟子建精彩文摘

春风染绿了山,染红了花,染蓝了天,染白了云,可它不能把我们的白须白发染黑,不能让岁月之河倒流。但春风能染红双唇,让它在夜深时隔着时空,轻唤你曾爱过的人。

——《谁说春色不忧伤》

乌鸦好像沉甸甸的果实,压弯了枝头。你若让榆树恢复模样,就得舍一把谷

子,将它们洒在树下。——《白雪乌鸦》
黑暗在这个不眠的世界上,被人为的光明撕裂得丢了魂魄。只有这干干净净的黑暗,才会迎来清清爽爽的黎明啊。——《我对黑暗的柔情》
假如没有纯真,就没有童年。假如没有童年,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。——《北极村童话》

纯,和一览无余的美,也诞生了肮脏、使人警醒、给人力量的泥泞”。读迟子建的书,很少会看到某种病态的极端展示,更多是一种幸福与苦难交杂的平凡人生,而那些坚韧而超卓的力量,恰恰诞生于此。

在众声喧哗的文坛中,迟子建的作品有着一种独特而显著的标签,似与世界保持着一种无形的距离。但这并不代表她是一位从温柔乡里走出来的幻想者,恰恰相反,这位出生于北极村的女作家,其背后有一个饱经苦难沧桑的灵魂。但生活的磨难并未扭曲她坚强优雅的内核,在其作品中,我们看到的,始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宽容、敬畏和感恩之心的美好模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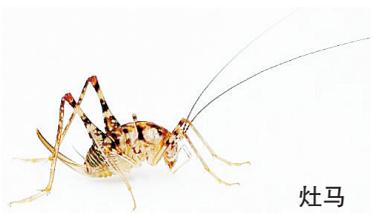
迟子建曾说:“一个不热爱世俗生活的作家,当你写起世俗中的七情六欲、生老病死这些东西的时候,你就会不入戏,像一个演员似的,永远徘徊在外,和它产生一种隔膜。”

晚综

■作家简介
迟子建,当代中国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,曾获得三次鲁迅文学奖、一次茅盾文学奖、一次冰心散文奖,此外还获得了庄重文文学奖、澳大利亚悉尼念子奖等国内外诸多大奖。

国学堂

“蛛丝马迹”和灶马



灶马

“蛛丝马迹”这个成语,人们往往望文生义,将其理解为蜘蛛结网、马儿奔跑留下的痕迹。甚至连有的辞书上也解释为:“蛛、马留痕,比喻线索。”以上所言的蛛丝蛛网,人们倒是常见,主要误解的是在“马迹”上。

《辞海》释义“蛛丝马迹”颇为准确,即比喻隐约可寻的线索和迹象。该词的出处是清代王家贲的《别雅序》,“大开通同转假之门,泛滥浩博,几疑天下无字不可通用,而实则蛛丝马迹,原原本本,具在古书。”翻阅古书得知:此马非大家常说常见的马,而是灶马也,一种蟋蟀科昆虫,既像肥胖的蝓蝓,更像蝓蝓的幼虫,驼背弯弓、触角纤长,翅退化后靠足爬行,遇险时则用强健的细后腿发力,蹦蹦跳跳逃生。灶马喜穴居于阴暗潮湿处,杂食残渣剩饭。过去,在厨房夜间常有它们的身影,因其总在灶台上爬来爬去而得名。如今卫生条件好了,清洁剂、杀虫药使它几乎绝迹,年轻人当然没见过。

马迹就是灶马留在灰尘上的浅浅爬痕。和灶马连绵组词的蜘蛛,同为昆虫类节肢动物。蛛丝纤细、马迹浅淡,虽然轻微,也是线索,这样一来,蛛丝马迹就好理解了。不过,灶马是鸣虫,在夏末秋初求偶时,雄虫的鸣叫特别清脆悦耳,像琵琶弹出的泠泠流水之声,因此古有“琵琶翁”之称,只是一般人把它和蟋蟀的叫声混为一谈了。

晚综